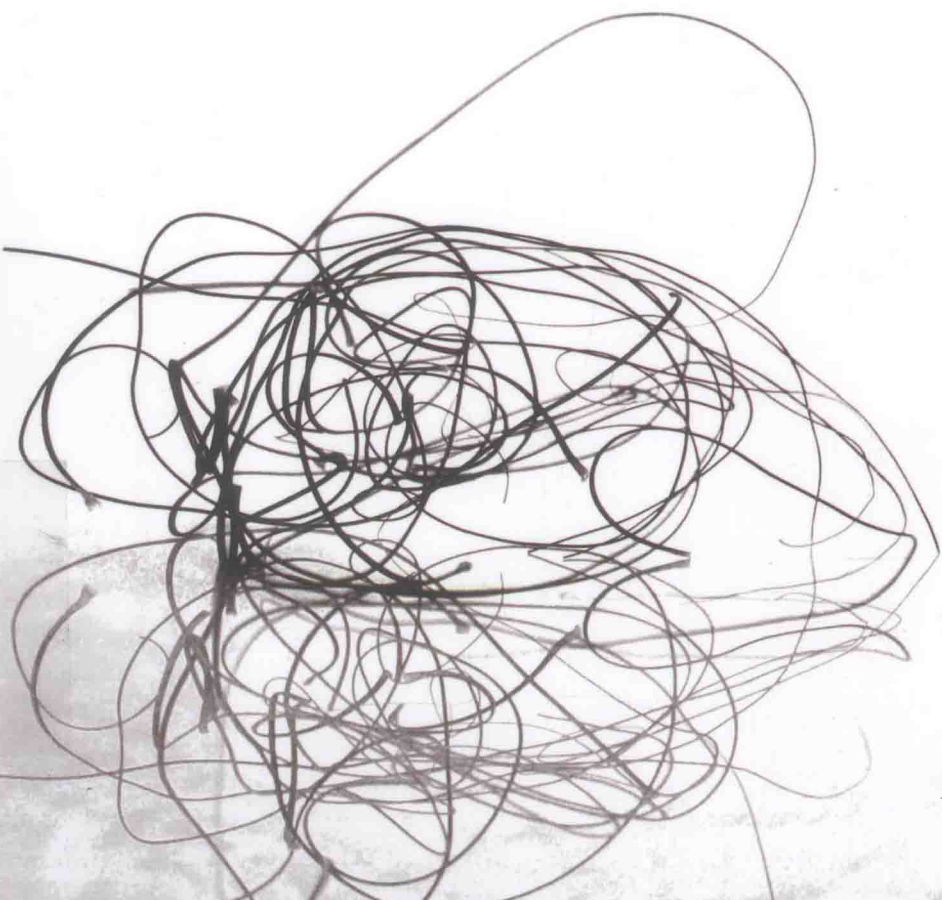


- 贵州大学规划教材
- 贵州大学教材建设委员会审核批准
- 贵州大学“教育部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项目成果
- 贵州大学“国家人文素质教育创新实验区”项目成果

A Short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Philosophy

西方哲学史简论

陶渝苏◎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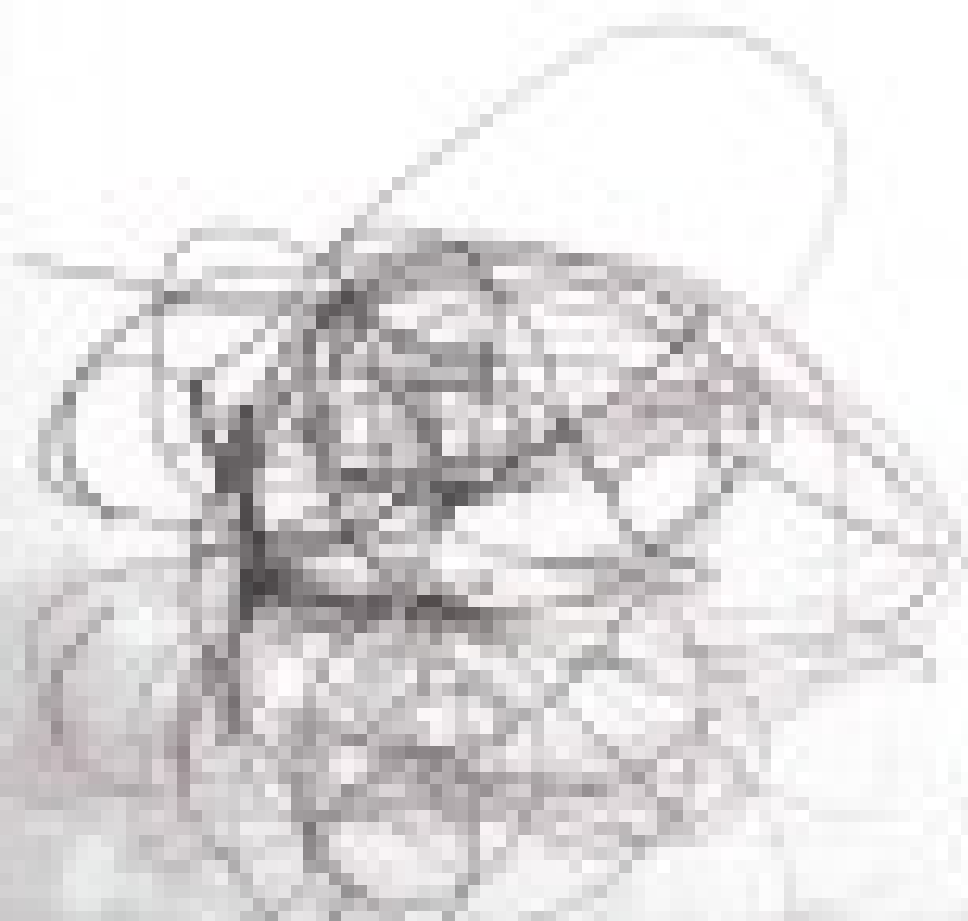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A Short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Philosophy

西方哲学史简论

陈海山 刘永福 编



第1版
第1次印刷

- 贵州大学规划教材
- 贵州大学教材建设委员会审核批准
- 贵州大学“教育部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项目成果
- 贵州大学“国家人文素质教育创新实验区”项目成果

A Short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Philosophy

西方哲学史简论

陶渝苏◎主编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哲学史简论 / 陶渝苏主编. — 贵阳 : 贵州大学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7-81126-591-0

I. ①西… II. ①陶… III. ①西方哲学—哲学史
IV. ①B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26877号

西方哲学史简论

主 编: 陶渝苏

责任编辑: 钟昭会

出版发行: 贵州大学出版社

印 刷: 贵阳佳迅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310千

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26-591-0

定 价: 4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 0851-5981027

导 言：历史与道路

我们即将踏上的旅程是对西方哲学之历史的一场穿越。在这场温故之旅中，我们将从哲学的开端出发，沿着若干或明或暗的踪迹一路追踪到我们今日之生存处境。我们的目标不是为了掌握关于哲学（就哲学的狭窄定义而言，我们这里指的是西方哲学）的知识，不是为了增益供装饰用的教养，而首先是为了打通这样一种深沉浩瀚的喟叹：哲学，这种看似纯然无用之物，何以竟然席卷了这个星球的历史上众多极为优秀的智慧生命，令其终生为之倾倒，为之思殚力竭？这一喟叹将赋予这样一种质问以无比沉重的份量：究竟何谓哲学，哲学究竟何所为？

什么是哲学？这一问题绝不轻易。切莫以为这一问题只是一个入门式的提问，切莫以为教师或发问者们早已对此问题明了于心。不，恰恰相反，这一发问首先乃是自身反问，谁若不曾在此问题面前逡巡犹豫终至陷入深深的沉默，谁若不曾为之忍受长年困顿无解的煎熬，谁就还没有真正踏上哲学之路。

有人或许立即指出，哲学不就是“爱智慧”吗？的确，“爱智慧”是哲学（*Philosophia*）的字面原意。但仅仅知道这一点并将此种说法重复千遍，离真正的意义尚还遥远。因为关键的事情不是问出并固执于一个“什么”（*what*），而是去洞察到那个“如何”（*how*）。换言之，对于哲学而言，真正要紧的是“如何哲学化”（*How to philosophize*）。

我们可以就此做些初步的勘测：何谓“爱”？何谓“智慧”？智慧和知识有何区别？世界上的智慧多种多样，哲学所爱的智慧是包容这全部还是其中某些特别之类型？在多样的智慧中，是否有某种智慧是作为最高智慧而统摄着一切智慧？若然，则这种最高智慧的内涵是什么？它是如何呈现自身的？鉴于思想与语言的渊源切近，这种最高智慧的自我呈现难道不

是必然要发生在一种问题形式中吗？那么，可以说，哲学之所爱的承载者最终就是一些基本问题和对这些问题的解读活动。但爱之本质又是什么呢？德国哲学家狄尔泰说：“我甚至会羡慕一个木匠，他每天每周都可以看到他所完成的工作。对哲学家的要求却是无法完成的。”这种黯然或许道出了哲学之热爱的本性：倘若真正的热爱无能于被量化、被算计，作为一场命运，乃是席卷生存的漩涡，是听任自身完全被托付出去的绽放。那么，哲学就是这样一场热爱，是让对基本问题的追问成为自己最好的命运的这样一场热爱，这种热爱是所有热爱中最为奇特和最为艰难的，因为令它魂萦梦牵的乃是无形之召唤。但唯有它真正守护着爱的本质：爱不是为了能够固执与占有，反倒应是敢于无所顾忌地托付自身。对于那些投身于这种热爱的人来说，这种命运之所以最好，是因为它不会僵化为仅供生命固执其中的堡垒，而是让本己之生存始终在路上飘摇震荡，始终对所有可能保持开放，如此实现人之为人的最高规定。

然则立刻会有一个追问紧随而至：上述所谓的“基本问题”究竟何指？若不着力把此疑问予以澄清，则上面对“哲学即爱智慧”的阐释就全然无立足之根基。哲学有基本问题吗？什么样的问题是“基本的”？所谓“基本的”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讲的？什么样的问题有如此之大的魅力能吸引一代又一代的倾心者为之驱驰、为之传薪？

从我们的经验而来，我们多少可以看出，哲学之所谓与哲学之所为始终只在一条哲学之路上昭示自身，这条道路乃是哲学的历史。因而，为了追问哲学是什么，我们就必须投身于这条道路之上。我们探问的对象乃是活生生的历史，历史已然如此发生，不是理论的虚构而是纯粹的实现。在我们能够从理论上摹写哲学之幽明之前，哲学已经借助无数思想者的薪火相传而实现了自己——哲学有其历史。但哲学之历史并非单纯之故事，而属于所有历史中最为艰巨幽深者，它因而从始至终地征用着对其本己问题亦即哲学基本问题的不懈追问。所有对哲学之基本问题的探问就是对哲学之历史的探问，毕竟，一方面，唯有哲学之历史才裁定了何者为哲学之基本问题；但同时也应看到，正是哲学之基本问题的关键性使得其在纷纭流转的传承变迁中始终如一地聚集着自身，如此才给出了哲学之历史的可能性——唯有在变中有不变者，方有本己之历史。换言之，只要我们承认哲

学是有历史的，就已经承认了哲学是有其基本问题的。唯有能成其自身者，方能允诺与自身之本源相分离之差异，如此方有历史。而哲学之赖以成其自身的，恰恰是其基本问题。所以，哲学作为一种“热爱”，其本真所爱者，乃是其自身所是之允诺。作为爱智慧，作为对最高智慧——基本问题——的倾听与倾心，哲学就是哲学之基本问题的命运——哲学史。如此，“哲学即哲学史”与“哲学即爱智慧”此二者道说的乃是同一事情：哲学乃哲学化。哲学之席卷生存的魅力正是源出于此，正是在哲学化（哲学活动）中，热爱者才得以拥抱其最高命运：去是一个有限的存在者的有限的可能性。

“你如何开端，你也就如何保持。”西方哲学发端于古希腊，那么，要弄清什么是哲学的基本问题，首先而且首要的方式就是去探明，古希腊的思想家们是如何追问哲学问题的，在种种探问中是否有一个决定一切其它问题的基本问题。但如此所获得的初步洞察又必须放在更广阔的时空来加以勘测，亦即在基督教哲学中，在近代以来的哲学中，是否都有一个本质不变但形式可变的、从希腊思想中承继下来的基本问题？无论我们将得到什么样的答案，有一点是确然无疑的，即对哲学之本性的任何探问都必须回溯到对哲学之历史进程的细致勘测中去。只有这样的勘测才能使我们在开端与终结的统一性中对哲学之历史与哲学之命运有所领悟，也只有在这样的持续领悟中我们才能开始真正的学习。

第一编 古代哲学

引论：古希腊哲学的基本问题	/3
 第一章 哲学的开端：本原之问	 /11
第一节 米利都学派	/11
第二节 毕达哥拉斯学派	/15
第三节 巴门尼德	/18
第四节 赫拉克利特与多元论	/21
第五节 原子论	/35
 第二章 形而上学：存在之问	 /39
第一节 智者	/39
第二节 苏格拉底	/46
第三节 柏拉图	/50
第四节 亚里士多德	/61
 第三章 晚期希腊哲学——人之问	 /74
第一节 伊壁鸠鲁	/75
第二节 斯多亚学派	/76
第三节 怀疑主义	/78
第四节 普罗提诺与希腊哲学的终结	/79

第二编 中古哲学

引论：基督教哲学的基本问题	/87
第四章 教父哲学	/95
第一节 处境与问题	/95
第二节 奥古斯丁	/98
第五章 经院哲学	/105
第一节 阿奎那	/106
第二节 司各脱与经院哲学的终结	/113

第三编 近代哲学

引论：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	/127
第六章 英国经验论哲学	/137
第一节 弗兰西斯·培根	/137
第二节 霍布斯	/148
第三节 洛克	/158
第四节 贝克莱	/171
第五节 休谟	/175
第七章 大陆唯理论哲学	/185
第一节 笛卡尔	/185
第二节 斯宾诺莎	/202
第三节 莱布尼茨	/219

第八章 法国启蒙运动	/237
第一节 孟德斯鸠	/240
第二节 伏尔泰	/243
第三节 卢梭	/247
第四节 狄德罗	/251
第九章 德国古典哲学	/255
第一节 康德	/258
第二节 费希特	/278
第三节 谢林	/281
第四节 黑格尔与形而上学的终结	/284
后 记	/301

第一编

古代哲学

引论：古希腊哲学的基本问题

古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开端，发送并始终制约着西方哲学的问题路径。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将其中所展现的问题路径或逻辑进程确认为：从本原问题走向存在问题（最终过渡为人之存在问题），或者说，哲学如何走向“第一哲学”（形而上学）。

哲学从追问本原问题开始，这绝非偶然。对此的阐释将分为两个问题加以具体展开，以便我们真正看清此间缘由。

第一个问题：何谓本原？

所谓本原，乃是根本之始基。希腊人所理解的“本原”既是万物之起源，又是万物之归宿，具有开启生成和集聚自身最终成为循环的特征。阿那克西曼德的思想为此做出了开启性的洞察，后又在巴门尼德与赫拉克利特的思想中得到塑形和推动，最终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得到确认与重启。

那么，作为“爱智慧”，哲学为什么要从对此问题的追问来开启自身？这关系到何谓“智慧”。

第二个问题：何谓智慧？

赫拉克利特曾指出，听从逻各斯，认识到“万物是一，就是智慧”^[1]，“唯有智慧是一”，但“热爱智慧的人必须熟悉很多的事物”，因为“智慧就是一件事情：取得真的认识，即万物何以通过万物而被主宰”^[2]。这种思想，这种认为“一出于万物，万物出于一”^[3]的思想，若以柏拉图的术语来思之，智慧就是懂得辩证法，就是去看清“同一”与“差异”之间的互构作用。

[1] 苗力田：《古希腊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8页。

[2] 同[1]，第46页。

[3] 同[1]，第40页。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1卷中更是对“智慧”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解析：“技术”关乎智慧，其所以与“经验”相区别，就在于其乃对一般原因的知；而经验则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以此来看，希腊人所谓“智慧”，一开始就运行于对一般与特殊的关系的思辨轨道中。

德国学者马丁·海德格尔曾特意考察了希腊语“智慧”（sophia）的语义渊源，指出雅典娜之兼任智慧女神与手工艺之神绝非偶然：“形容词 *sophos* 隶属于名词 *sophia*。sophos 指的是人对某事物有真正的品鉴力，对于本质性的东西有‘一种嗅觉’或直觉，因而能直接地精熟于某事物，能彻底地理解某事物，亦即能以一种典范性的且如此而卓越的方式来理解某事物。‘sophia’之所意谓者因而与手工艺有源始性的关联。”但是，“在古代时，手工在生存中有一种特别的中心定位和作用”，因此，sophia “潜在地是一种对于世界整体的直接的和决定性的理解，所以 sophia 这一名称才能拓展自身，意味着每一种理解，特别是对生存在已向人敞开的物之整体中的基本可能性的理解”^[1]。一言概之，希腊人所谓“智慧”乃是对世界整体的一种根本性的理解，因此，对这种“智慧”的“热爱”必然要去追问世界整体秩序之所以然，并以此追问为开端。

并且，由于“就其根本而言，所有能在某种意义上被理解并且进而能被贯彻实行的事物都属于‘sophia’之涵摄范围”，智慧就不仅包含着“知其所以然”，还应有“能够贯彻实行”之本意。希腊人所理解的智慧（sophia）因而就指向了一种独特的原因的追问——这种原因既是最初起源，又能始终承受这种开启并集聚为一种向自身的回归，以此实现贯彻。对这种智慧的热爱因而必然指向了对上述本原问题的追问。当然，这当中就已经蕴含着后来亚里士多德区分“理论智慧”与“实践智慧”的根据，甚至已经预示着此后形而上学中“本质与实存”之争执与和解的终极问题。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作为“爱智慧”，哲学必然要从对“本原”问题的追问开始。固然，神话或宗教也在追问和解答世界本原问题，但哲学与它们的区别在于：神话或宗教的答案是“神”（人格神）；而哲学之路

[1]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全集》第27卷：《哲学导论》，克劳斯特曼出版社，1997年，第22页。

乃一条理性主义的道路（思想发现自身、反思自身、实现自身的道路），其达成自身首先就要“去神化”，否则就仍只滞留为神话或宗教；再加之希腊思想家们普遍地不认可“无中生有”。所以，当希腊人踏上追问一条不同于宗教神话的追问本原的道路时，只有一个路径可走，此即在“有中生有”的世界秩序中去追问本原。

既然世界乃是从有到有的持续生成，那么，无论如何复杂，但其起源必然是可通达、可思议的，而不是中道断绝的、不可思议的“无”或“神”。因此，希腊思想家自始就对“自然”报以极大关注，甚至早期的思想家们被统称为“自然哲学家”。当然，希腊人所谓“自然”绝非后世所狭隘理解的那个自然界，直接而简明地说，希腊人所思的“自然”（*physis*）实乃“存在”：持续地向外涌现又不断地返回自身的存在者整体。所以，当亚里士多德将泰勒斯等早期哲学家称为“自然哲学家”时，严格而论并无贬义，因为他们所踏上的道路必然要通达亚里士多德所处的形而上学位置，或者说，哲学自其诞生之际，其方向就已注定：必然要走向以探讨“存在问题”为根本使命的形而上学。

哲学之所以必然要走向作为第一哲学的形而上学，根本地是因为对“本原问题”的追问必然要以“存在问题”的确立为终点与新的起点。就“本原”问题之基本规定来看，一个适宜的答案必须首先满足两个基本条件：首先，其乃万物之起源；其次，其乃万物之归宿。

对这样一个理想答案的洞察和论证是艰难的，但至为关键或艰难之处却在于对第一个条件的考察和论证，只要能够充分论证某答案是万物之起源，对此答案同时亦是万物之终点的论证将是顺理成章的^[1]。因为，希腊人认为，世界是有限的，同时又是持续生成的。因此，一个有限的世界在持续不断地生成这一事实只能如此解释：世界在不断地回复自身，如此才能持续生成。

对第一个条件的审察将会将此问题进一步细分为两个条件，亦即若某答案是万物之起源，其就必须满足：第一，此起源是最普遍的，是最抽象的；

[1] 当然，亚里士多德并不这样看，在《形而上学》第1卷中他指责前辈思想家尽管也讲到动力因，但无人问及目的因，这使得起源与归宿的并合不能成为“绝对的”。但以公允之心来看，这种批评过于苛刻。

第二，此起源有内在或外在之动力，否则此“源”无法得以“起”，即无法实现生成。并且，若无能满足第二个条件，此答案就仅仅是一个纯概念而已，将会毫无意义。

就细分后的第一个条件而言，因为所要追问的本原问题首先是万物之起源（An-fang），因此其必是最普遍，也因而是最抽象的，甚至“说是一物即不中”。所以，当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提出“世界的本原是水”，后继而起的哲学家们多少都意识到其中有继续深化探讨的余地。阿那克西曼德的深刻洞察是，真正的本原是不可能被具体限定的，而毕达哥拉斯的“数本原”学说更是从肯定的方面点出了问题关键：对本原的追问应该朝着更抽象的方向去拓展。在此向度上，此问题之终极解决乃在巴门尼德的思想中：存在存在，不存在不存在。由于希腊人不思无，因此，存在（有）乃终极答案：其为最普遍和最抽象。但这仅仅满足了问题细分后的第一个条件。

就细分后的第二个条件而言，起源还必须有动力，否则普遍之生成仍无法实现，更不可能保证起源成为万物之归宿。如此，当赫拉克利特言说“火与逻各斯”时，当恩培多克勒在“四根”之外思考“友爱与争执”时，当阿那克萨哥拉在“种子”问题中同时探问“努斯”时，这些思想家之所思就运行于一种超乎人们习惯看法的伟大维度中。换言之，这类双重模式的思想绝非紊乱羸弱的多元论思想，而是对本原问题的更深的洞察。因此，当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与《形而上学》中不避繁重地探讨“四因”问题时，他也无非是在这一业已开辟的路径上继续走下去而已。

诚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那样，木材不会自行变成桌子，青铜不会自行变成雕像，这种变易和生成必然有另外的原因。又由于万物分为自然之物与人为之物，前者之动力来自内在形式，而后者之动力却是为了外在之目的，因此，对这种“另外之原因”的确认最终将会分化为“动力因”与“目的因”。但若站在更高角度，此二者所分离者无非形式之内在性与外在性（内在蕴含与外在超越），可统一为一个“形式因”。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四因”理论实质上乃是二因问题：形式因与质料因。那么，亚里士多德与先前的那些思想家们的探讨就无非是对这样一种“双重模式”的探讨：起源（An-fang）之“源”是什么，以及其如何得“起”。就此看来，在起源问题层面上，本原问题的双重性就注定要通向并转换为形而上学史的核心问题：“存在”

(sein)的“本质”(was-sein)与“实存”(wie-sein)问题。

因此,从细分后的任一个条件来看,本原问题都必然走向存在问题。巴门尼德等思想家的贡献在于确立了本质性的答案:起源之“源”是“存在”;而赫拉克利特等思想家的功绩在于开启了决定性的洞察:较之起源是什么,起源之如何“起”是更关键的问题,“如何是”之问题高于“是什么”之问题;亚里士多德更是把这一思路进而深化为:唯持续的“如何是”才造就了稳定的“是什么”。换言之,本质乃是一种过程展现,而绝非一种静态形式,所以,他用“to ti en einai”(去是一向所是)来表示ousia(本质、实体)。

倘若我们粗略地将这两类思想称为“巴门尼德模式”与“赫拉克利特模式”,我们将会发现,这两种模式之间的争执与和解贯穿了整个形而上学史:所谓的柏拉图主义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争执与和解无非是在这两种模式之间展开的。但有必要指出的是,柏拉图思想虽然一贯被称为“本质主义”,但这种看法过于简单化了。倘若我们看得更精深,柏拉图思想中恰恰扣留着那种使得亚里士多德成为亚里士多德的决定性的思想因素,因为恰恰是从柏拉图辩证法开始,西方思想才从形式上确立了对差异性的重视。同样,尽管亚里士多德哲学也一贯被视为强调实存问题的“实践哲学”,我们甚至可将中世纪哲学乃至后来的近现代哲学都统一看作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复兴与发展,但也绝不可认为亚里士多德克服了柏拉图。倘若我们以公允之心去审查《形而上学》,我们倒是能屡屡发现亚里士多德是凭借一些关键性的误读来激烈批评柏拉图思想的,甚至从亚里士多德实体学说的内在矛盾来看,我们倒是可以预先下这样一个断言:亚里士多德愈远离柏拉图,就愈发深刻地被柏拉图所决定。

古希腊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这种哲学具有极为独特的道路性与溯源性,以致于后世整个西方哲学史的发展脉络与拓展前景都已基本在这一阶段被酝酿和预告了。例如,从上述两种模式而来的这种争执在中世纪哲学中被解读为“本质与实存”之区分问题,又如此被传递给近代哲学,在康德哲学与德国唯心论中仍然保持着其不停歇的张力与动力。但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思想关联问题的诡异性暗示着,“本质与实存”问题所归属的“存在问题”绝非一目了然,即使我们把其中的内在结构梳理清楚,也